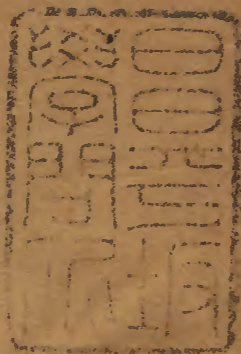


愛日精廬藏書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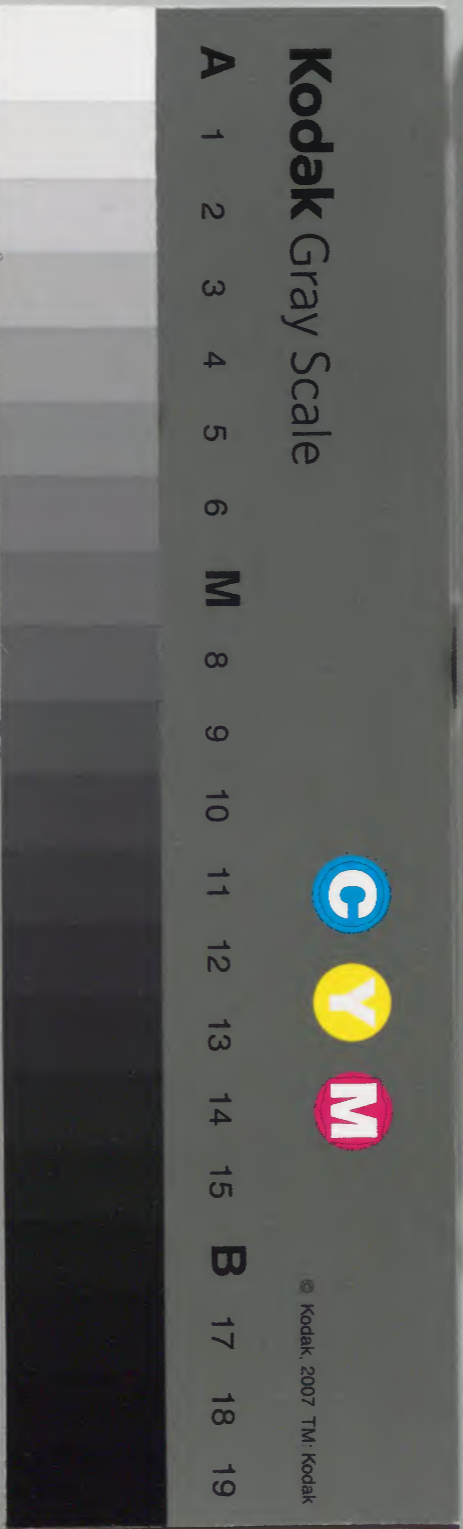
十之二



九	二	七	一	漢
二	七	〇	一	書
冊	架	函	號	門

二	九	九	漢
七	二	二	書
一	四	七	門
三	一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71
冊數	24(6)
函號	297 90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

史部

紀事本末類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

宋寶祐刊本

宋建安袁樞編

初子與子袁子同為太學官子袁子錄也子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教嚴陵後一年子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憚以學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子讀之大抵舉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窳而櫛其究遐而邇其於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子每讀通鑑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



淺草文庫

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釋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歎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國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爲也藩鎮之亂則令孜之爲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源則得其醫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以無此書前有姦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戶歟雖然覲人之病戚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而於身之病不憊焉不諱焉不醫之距焉不醫而繆其醫焉古亦稀矣彼

聞而此昭宜也切於人紆於身可哀也夫淳熙元年三月戊子廬陵楊萬里敘

通鑑一書於治道最切實諸史之精華百代之龜鏡古未有也神宗皇帝深所愛重錫資治之嘉名且命經筵進讀歷朝寶之永以爲訓近世建安袁公復作紀事本末區別條流各從其類豈求加於通鑑之外哉蓋通鑑以編年爲宗本末以比事爲體編年則雖一事而歲月遼隔比事則雖累載而脈絡貫聯故讀通鑑者如登高山泛巨海未易遽覩其津涯得本末而閱之則根榦枝葉繩繩相生不待反覆它卷而瞭然在目矣故本末者通鑑之戶牖也袁公之爲是書其殆司馬文正之疏附先後也歟與篤淳祐壬子退而里居四年之間熟得繙閱每見世道開泰君明

臣良百度修舉四裔賓服使人忻悅愛慕至若叔世末造  
賢愚倒植綱頹紐解外阻內訌使人感憤歎息要其指歸  
治未始不由於任君子亂未始不由於親小人安未始不  
由於固民心危未始不由於困民力忠實事上者未有不  
昌姦諛欺君者未有不亡公廉宏濟者奕世流芳貪刻暴  
殄者子孫貽殃天道人事其應靡忒參稽源委可以昭勸  
戒於方來是書之關於世教亦大矣嚴陵舊本字小且訛  
乃易爲大書精加雋校以私錢重刊之非特便老眼訓子  
弟庶與四方朋友共之云寶祐丁巳秋七月朔古汴趙與  
篋謹書

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

舊抄本

**宋**明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

夢莘編集

嗚呼靖康之禍古未有也夷狄爲中國患久矣昔在虞周  
猶不免有苗獫狁之征漢唐以來如冒頓之圍平城佛狸  
之臨瓜步頡利之盟滑上此其盛者又其甚則屠各陷洛  
耶律入汴而已是皆乘草昧凌遲之時未聞以全治盛際  
遭此其易且酷也揆厥造端誤國首惡罪有在矣迨至臨  
難無不恨焉當其兩河長驅而來使有以死捍敵青城變  
議之日使有以死拒命尚可挫其凶焰而折其姦鋒惜乎  
仗節死義之士僅有一二而媮生嗜利之徒雖近臣名士  
俯首承順唯恐其後文吏武將望風降走比比皆是使彼  
公肆凌藉知無人焉故也尚忍言之哉搢紳草茅傷時感  
事忠憤所激據所聞見筆而爲記錄者無慮數百家然各

說有同異事有疑信深懼日月浸久是非混并臣子大節邪正莫辨一介忠疑湮沒不傳於是取諸家所撰及詔敕制誥書疏奏議記傳行實碑誌文集雜著事涉北盟者悉取詮次起政和七年登州航海通好之初終紹興三十二年逆亮犯淮敗盟之日繫以日月以政宣爲上帙靖康爲中帙建炎紹興爲下帙總名曰三朝北盟集編盡四十有六年分二百五十卷其辭則因元本之舊其事則集諸家之說不敢私爲去取不敢妄立褒貶參攷折衷其實自見使忠臣義士亂臣賊子善惡之迹萬世之下不得而掩自成一家之書以補史官之闕此集編之本志也若夫事不主此皆在所畧嗣有所得續繫于後如洪內翰邁國史李侍郎燾長編并繫年錄已上太史氏茲不重錄云焉逢攝

提格紹熙五年十二月嘉平日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謹序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

抄本

**宋楊仲良撰**

仲良之名不見於書中案玉海云楊仲良

爲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陳均皇朝編年備要引用書目有楊公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則此書爲仲良所作無疑是書以李氏長編分類編次每類中仍以編年紀事原委備具繁簡得中洵可與長編相輔而行且長編徽欽兩朝皆已闕佚藉此得考見崖畧尤可寶貴季滄葦徐健菴書目俱著錄徐目云闕卷一百十四至一百十九此本蓋從徐氏藏本傳寫者除原闕外又闕五六七三卷暨卷八上半卷

皇朝紀事終末寶祐元年直微猷閣謝侯守廬陵始以家藏本刊於郡齋侯既去予從郡學見之借授貢士徐君琥傳錄徐以郡本不可復得有意轉刊於家或謂卷帙繁多宜作節本子亟止之曰史未易節也前代史尚難之况國朝節史近於筆削倘不知史法而容易措手則去留失宜首尾不備使讀者憮然此與斷編闕帙何異史館遴選尚不敢苟而私家新學見史輒節非予所敢知也徐君幸從予言而止刊既就以示予覆讀則頗疑其間多所舛訛蓋前此郡齋所刊匆匆未及點對而侯已去殊為可惜近有得大字蜀本者予復借與數友參校乃知郡本固自多誤蜀本誤亦不免再質之於續通鑑長編尋其本文初意而後敢以為安所校正不翅千數百字然亦唯有誤則據本

正之倘無可據雖一字不敢輒增損也工告畢為識其所自五年歲在丁巳十月望廬陵歐陽守道謹書

蜀鑑十卷 明初刊本

**宋郭允蹈撰**

蜀在禹貢一梁州爾文王興於岐西而從武王牧野之師者乃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說者謂文王化行江漢之所被信矣三代以來秦得蜀以并諸侯漢高由蜀漢以定三秦諸葛孔明三分天下僅有其一而伸大義於季漢非以其地西接崑函南連荆吳扼關河之勝則為天府之固合吳蜀之長則據上流之重險要雖控制一隅而形勝實關於天下歟中興南渡首吳尾蜀有常山之勢前褒後劔得金城之險乃眷西顧護蜀如頭目保蜀如元氣世歷百年

歲經三卯外有虎噬之虞內懷頽勞之憂而蜀之爲蜀非全盛時比矣文子久仕於蜀身履目擊而動心焉燕居深念細繹前聞因俾資中郭允蹈緝爲一編起自秦取南鄭迄于王師平孟昶凡地形之阨塞山川之險阻邇雍而隣荆者稽之舊史按之圖志悉紀於篇西南夷爲蜀後戶未形之憂難忽而已事之鑒可師則又條其本末而附之間又論其得失之要者定爲十卷凡千三百年蜀事之大凡亦可以概見於此噫蜀在宇內九之一爾得之則安失之則危竊之則亡覽是書者可以鑒焉因名曰蜀鑒云端平三年十月朔旦昭武李文子序

余與資中士友郭允蹈居仁旣爲蜀鑑一編使凡仕蜀者知古今成敗興衰治亂之蹟以爲龜鑑其事備矣復取大易習坎設險之義與孟軻氏天時地利人和之說吳起在德不在險之對以附諸編末蓋山川有自然之險而仁義不足以維持之則險非其險矣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易簡之中險阻伏焉易簡者何仁義是也故至仁有不仁至義有不義夫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昌不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亡是道也推之以保四海可也豈特區區一隅之蜀哉荀卿子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真知言哉嘉熙丁酉重五日文子謹跋

昔蕭何入秦丞相府獨收秦圖書備知天下阨塞戶口多

少強弱處乃用以相漢益信周官訓方形方等官之設其  
意為有在矣余向帥江陵郭湛溪仕蜀而出遂為江陵寓  
公每語余以蜀事而不知其著此書也後十餘年蜀道洶  
洶余自邇列出鎮長沙名為託裏而其子涉出示此書於  
是湛溪即世亦幾十年矣嗟乎楊雄既沒而法言乃行今  
蜀事如許此書之出豈不足為經理恢拓者之助乎淳祐  
五年八月某日古郢別口跋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一

史部

別史類

汲冢周書十卷

元至正刊本

晉孔晁注

卷首有吳元恭氏吳興沈淪兩印

黃玠刊板序

至正甲午

丁黼序

嘉定十五年

建康實錄二十卷

舊抄本

顧氏澗濱據宋本校

唐高陽許嵩撰

後列嘉祐三年開造建康實錄校正官

張庖民等銜名七行紹興十八年重雕校勘官韓軫等銜  
名九行

自序



宋太宗實錄殘本八卷

抄本

從陳君子準藏書抄本傳錄

宋錢若水等撰

原八十卷今存卷二十六至三十卷七

十六卷七十九八十共八卷晁公武曰楊億娶張洎女不終故洎傳多醜辭洎傳適在卷中如曰性便佞能伺候人主意又曰尤險陂好攻人之短又曰善事黃門宦官又曰性鄙吝又曰在江表日多讒毀良善誠為醜詆流議之來有由致也每卷末俱有書寫人某某初對某某覆對某某一條

郡齋讀書志曰太宗實錄八十卷皇朝錢若水等撰至道三年命若水監修不隸史局若水即引柴成務宋度吳淑楊億為佐咸平元年言成上於朝起即位至至道三年丁酉三月凡二十年初太宗有馴犬常在乘輿側及崩犬輒

不食李至嘗作歌紀其事以遺若水其斷章曰白麟赤鴈君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而若水不為載呂端雖為監修而未嘗泄局書成不署端名至挾其事以為專美若水援唐朝故事若此者甚眾世人不能奪又傳億子娶張洎女而不終故洎傳多醜辭嗚呼若水及億天下稱賢尚不能免於流議若此信乎執史筆者之難也

直齋書錄解題曰錢若水等以至道三年十一月受命咸平元年八月上之九月而畢人難其速同修撰者給事中濟陰柴成務寶臣秘閣校理丹陽吳淑正儀直集賢院建安楊億大年案億傳書凡八十篇而億獨草五十六卷

通志二百卷

元至治刊本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藏書志卷十一

受日精廬

夾漈先生通志包括天地陰陽禮樂制度古今事實大無不備小無或遺是集繡梓於三山郡庠亦既獻之天府藏之秘閣然北方學者猶未之見予叨守福唐洪惟文軌會同斯文豈宜專美一方迺募僚屬仍捐已俸稟之省府摹稍五十部散之江北諸郡嘉惠後學熟而復之若伐薪於林探丸於穴信手而得用以輔佐清朝參贊化育豈云小補倘博雅君子同予志者益廣其傳是所願望至治二禩壬戌夏五郡守可堂吳繹書于三山郡齋

通志書宋先儒夾漈鄭先生樵所述也天啟文運皇元肇興爰命臣工勒諸三山郡學雖經呈進而北方學者槩不多見予叨承宣命來守是邦謹捐已俸暨諸同寅徵工印造此書關發中原諸郡庠庶遠近學者見聞均一凡我同

志幸相與成之

右伏以聖世開太平合四海同文同軌先儒作通志亘千載異人異書事無大小之遺義貫精粗之一探衆誌之幽蹟爲羣史之會歸皇王帝霸道可得聞天地人物名無不備理亂安危之異轍正邪媿惡之殊方凡幾年大集厥成示歷代如指諸掌慨載籍猶斷繩之不續此一書若貫珠之相聯雖南閩久已刊行而北方尚未多見欲全編之徧及豈獨力之能爲洞貫古今可東諸子百家於高閣式彰聲教庶儷四書六籍於清朝謹疏至治元年五月日疏福州路總管可堂吳繹題

至治二年九月印造

總序

東都事畧殘本六十卷 宋刊本

**宋王偁撰**

存卷三十一至四十四十六至四十八五十一至六十八十四至一百五十一百十六至一百三十九凡六十卷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

契丹國志二十七卷 元刊本

**宋葉隆禮撰**

闕卷十六至末抄補

葉隆禮進表 淳熙七年

元秘史十五卷 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文淵閣書目著錄文詞鄙俚未經譯潤故傳本絕稀然元史敘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顛倒復沓誠有如錢氏所云者此書論次頗詳且得其實實可羽翼正史是亦讀元史者所不廢也

元太祖勦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惟秘史敘次頗得其實而其文俚鄙未經詞人譯潤故知之者尠良可惜也元之先世譜系史亦缺略據秘史乃知太祖之大父葛不律始自稱合罕史稱葛不律寒寒當為罕方與它文一例葛不律沒遺言以叔父之子俺巴孩代領其眾是為泰赤烏氏即史所稱咸補海罕也俺巴孩為金人所殺諸部又立葛不律之子忽都刺為合罕此皆元史所未詳也太祖少與泰赤烏有隙為泰赤烏所執欲殺之太祖伺守者隙逃去鎖兒罕失刺匿之家乃得免鎖兒罕失刺者赤老溫之父史既不為赤老溫立傳而鎖兒罕失刺之事亦不著於本紀亦闕漏之甚者也蔑兒乞部故與烈祖有怨聞太祖在不兒罕山襲掠之虜夫人宏吉刺氏太祖求救

于克烈王罕王罕資太祖兵與札木合合兵擊之悉收其所掠太祖遂與札木合合營札木合者太祖之疏屬太祖幼時同嬉戲稱安荅者也居歲餘札木合復疑之乃乘夜去諸部多棄札木合從太祖者遂議立太祖爲成吉思合罕紀皆不書而忽書麾下搠只與札木合部人構怨一事繫于帝方幼冲云云之下此大誤也當太祖幼時勢甚微弱賴王罕札木合二人假以徒衆羽翼漸成始立名號紀但云丙寅歲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不知成吉思罕之號蓋已久矣其後遣使誚青按彈火察兒等謂昔者吾國無主汝等推戴吾爲之主者正指此事也先稱合罕者一部之主後稱皇帝乃爲羣部之主豈可略稱罕一節而不書乎紀又云哈荅斤部散只兀部朶魯班部塔塔兒部

宏吉刺部聞乃蠻泰赤烏敗皆不自安會于阿雷泉斬白馬爲誓欲襲帝及王罕宏吉刺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與王罕逆戰于盃亦烈川大敗之其下文又云宏吉刺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往掠之於是宏吉刺歸札木合部與朶魯班亦乞刺思哈荅斤火魯刺思塔塔兒散只兀諸部會於犍河共立札木合爲局兒罕盟于禿律別兒河岸誓畢驅士卒來侵抄吾兒知其謀以告帝帝卽起兵逆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宏吉刺部來降據祕史則此兩條本是一事當時從札木合者實有十二部立札木合爲罕將以拒王罕與太祖也而乃蠻泰赤烏之敗則在札木合等散去之後紀所書偵倒復沓皆不足據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者其必於此書折其衷與嘉定錢大昕

跋

雜史類

國語二十一卷補音三卷 元刊本

**吳**韋氏解補音宋 宋庠撰

韋昭國語解序

戰國策三十三卷 影寫宋剡川姚氏本 陸氏敕先手校

**漢**高誘注

曾鞏序

劉向序

李文叔書後

王覺題後

孫元忠書後 記劉原父語

姚宏序紹興丙寅

戰國策經鮑彪殺亂非復高誘元本而剡川姚宏較正本博采春秋後語諸書吳正傳駁正鮑注最後得此本嘆其絕佳且謂於時蓄之者鮮矣此本乃伯聲較本又經前輩勘對疑誤採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天啟中以二十千購之梁溪安氏不啻獲一珍珠船也無何又得善本於梁溪高氏楮墨精好此本遂次而居乙每一摩挲不免以積薪自哂要之此兩本實為雙璧闕一固不可也崇禎庚午七月曝書於榮木樓牧翁謹識

陸氏手跋曰戰國策世傳鮑彪注者求吳師道駁正本已屬希有况古本哉錢遵王假余此本係姚宏較刻高誘注蓋得之于牧翁宗伯者不特開卷便有東西周之異全本

篇次前後章句煩簡亦與今本迥不相侔真奇書也因命友印錄此冊原本經前輩勘對疑誤採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宜并存之一時未遑也牧翁云天啟中得此于梁溪安氏無何又得善本于梁溪高氏今此本具在已出尋常百倍不知高氏本又復何如耳戊戌孟春六日錄校并識虞山陸貽典

又曰庚寅冬牧翁絳雲樓災其所藏書俱盡于咸陽之炬不謂高氏本尚在人間林宗葉君印錄一本假余校此頗多是正而摹寫誤字猝未深辨并一一校入尚擬借原本更一訂定也戊戌季冬六日校畢記

又曰己亥春從錢氏借高氏原本校前十九卷孟冬暇日過毛氏目耕樓借印錄高氏本校畢此書始爲全璧云

先

黃氏手跋曰戰國策高注本向傳二本一出于梁溪安氏一出于梁溪高氏皆宋刻高氏本余已刊行於世矣安氏本影寫者出常熟陸敕先家敕先跋語皆係親筆并高氏異同亦粘籤于上余甚珍之以二本不可偏廢并重昔賢手跡也復翁彖硯書

戰國策十卷

元至正刊本

陸敕先藏書

**宋**縉雲鮑彪校注 **元**東陽吳師道重校 四五卷末有至

正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鏞重校勘一條蓋至正二十五年刊本也卷首牒文銜名及劉氏曾氏序抄補末頁有陸敕先題識云乙未三月借顧僧虔本錄全

皇帝聖旨裏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平江路守鎮分司

准司官僉事伯顏帖木兒嘉議牒嘗謂著書立言乃儒者之能事闡幽顯善實風憲之良規事有干於斯文述宜永於來世切覩戰國策乃先秦故書羣經之亞記事之首辭極高古字多舛訛在漢則劉向校定高誘爲註已病其錯亂相糅宋則曾鞏鮑彪再校重注用意益勤爲說各異讀者病焉故禮部郎中吳君師道憫是書之靡定懼絕學之無聞參考諸書折衷衆說存其是而正其非闕其疑而補其略使當時之事蹟文義顯然明白如指諸掌其有益於來學也功亦大矣然而簡帙旣繁抄錄莫便匪鋟諸梓曷傳于時煩爲移牒平江路於本路儒學瞻學錢糧內命工刊行以廣其傳爲此牒請照驗施行准此憲司今將校注戰國策隨此發去合行故牒可照驗委自本路儒學教授

徐震學正徐昭文學錄邾經不妨學務提調校勘命工刊鋟合用工價通行除破開牒稽考先具不致違悞依准牒來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平江路總管府照驗故牒

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牒

劉向序

鮑彪序

吳師道序

泰定二年

陳祖仁序

至正十五年

李文叔書後

王覺題後

孫元忠書後

姚宏序

紹興丙寅

吳師道姚宏國策注序

至順四年

姚寬序

耿延禧序

紹興四年

奉天錄四卷

舊抄本

唐趙元一著 紀朱泚作亂事涇源之難鍾籩不移廟貌

如故者李西平渾咸寧二公之力實多是書原始竟委敘

述詳備而于秉節不屈視死如歸如段太尉輩尤三致意

焉有唐舊籍傳世日稀此書自崇文總目通志直齋書錄

解題外藏書家絕少著錄者洵僅見之祕笈也

自序

直齋書錄解題奉天錄四卷唐趙元一撰起建中四年涇

源叛命終興元元年克復神都

東觀奏記三卷

先君子手抄本

**唐史官右補闕裴庭裕撰**

自序

中興禦侮錄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襄陽守城錄一卷

舊抄本

**宋門生忠訓郎鄂州都統司同副將特差兼京西北路招**

**撫使司準備差遣趙萬年編**

辛巳泣蘄錄一卷

舊抄本

**宋從政郎蘄州司理權通判兼淮西制置司僉廳行司公**

**事趙與袞編迪功郎蘄州黃梅縣主簿權錄事參軍兼僉**

愛日精廬

愛日精廬



廳陶時敘校勘

曹彥約跋曰李茂欽死守蕲城併毀其家立志最堅受禍最慘或罪其志有餘而才不足則亦苛矣武定軍入城反為郡告示金陵軍及境而不恤郡急池軍怯而不進雖有張巡許遠之才不得霽雲萬春之助決不能以千人之力守九里之郭却數萬騎之敵矣韓昌黎論巡遠事以為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疆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私意妄議從古則然要之久而自定昌谷曹彥約讀泣斬錄為之賁涕

汝南遺事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王鶚撰

卷十一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二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

舊抄本

宋宋敏求編

闕卷十四至二十四卷八十七至九十八

凡二十三卷

唐大詔令集者先君宣獻公景祐中書第三 所纂也先公以文章名世更內外制之選而朝廷典冊多以屬之及入陪宰政仁宗數面命撰述於是有中宮冊文三后不遷及條列兵農置睦親宅朝集院等詔機務之隙因哀唐之德音號令非常所出者彙之未次甲乙未為標識而昊天不弔梁木遽壞小子不肖大懼失墜祕其書于家楹者蓋

有年矣僕射王文安公累以爲問謂當垂世不朽乃緒正  
舊稿釐十三類總一百三十卷錄三卷文安見許序而名  
之未果而公薨治平二年先皇帝簡拔孤陋寘在西掖固  
欲澡雪蒙滯而鑽仰衆製方繕寫成編會忤權解職顧翰  
墨無所事第取唐大詔令目其集而弃藏之云熙寧三年  
九月晦右諫議大夫宋敏求謹序

西漢詔令十二卷東漢詔令十一卷 宋刊本

**宋林慮編東漢詔令宋樓昉編**

右西漢詔令四百一章舊傳西漢文類所載尚多闕略吳  
郡林德祖慮實始采括傳志參之本紀斷章析簡掇之無  
遺方薈叢在紙未遑詮錄間以示余余因取其具藁以世  
次先後自高祖至平帝人別爲篇又差攷歲月纂而成書

且敘其末曰古之盛王與道爲一故其酬酢之間理言遺  
事皆足以爲萬世法是以事爲春秋言爲尚書而書之所  
傳自唐虞夏商周上下千數百載間而存則今之五十八  
篇而已由秦漢以來置學官弟子誦說研究至有白首沒  
身莫能詣其極者大哉王言蓋聖人之防表也自五十八  
篇而後起衰周至五代之末又千數百載間其爲詔令溫  
醇簡盡而猶時有三代之遺法者唯西漢爲然其進退美  
惡不以溢言沒其實其申飭訓戒皆至誠明白節緩而思  
深至叢脞大壞之餘其施置雖已不合古道當人心然猶  
陳義懇到雍容而不迫此其一代之文流風未泯顧猶不  
可及又况文實兼盛哉昔者文中生以聖人之重自任迺  
始斷自七制之主列爲四範以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然

其書世不傳莫得而述故備載如彼德祖以學行名搢紳  
方將以文詞爲時用方今昭回之章絲綸之美固以轍絕  
中古陋漢唐而莫稱是書也雖未能比唐虞夏商周之隆  
庶其或者亦足爲王言之斧藻尚書之鼓吹云大觀三年  
歲次己丑十月壬申朔信安程俱敘

聖人者羣言之所折衷也唐虞以來凡經聖人所刊刻則  
後世尊之曰經炳如日星人皆仰之莫得而損益也左氏  
太史公才雖名世號爲廣記備言多愛實錄而已此皆自  
度去取不可望聖人故不敢以爲己任也西漢接三代末  
流訓詞深厚文章爾雅猶有渾渾灑灑噩噩之餘風下視  
晉魏周齊陳隋號令文采卑陋甚矣三代而上超軼絕塵  
不可方駕學者勉追古人庶乎接武漢世不猶愈乎余讀

班固書罔羅詔令之文一言必錄亦莫敢去取焉吾友程  
子致道類次成裘遂爲完書二百年間興衰情僞不待區  
別白黑較然今聖人在上衆言折衷之時也倘取而賜觀  
掇其若費秦誓者列諸經以詔萬世則安知其溷晦泆汨  
不繇吾二人以光明乎程子精敏工於爲古文其才堪討  
論潤色之職者也故於此書欣然比次不日成之越三日  
甲戌吳郡林慮書

文之用於世尚矣繇三代而下溫厚壯麗號爲近古宜莫  
如西漢然而訓告命令之文雜出於紀表志傳之間離散  
漫漶卒然求之而不可得是故學者病之吳郡林德祖始  
蒐裒會粹離而出之章收句采無所遺逸四百一章信安  
程致道又從而差攷比輯類爲完書起高祖迄孝平以世

統年以年統月以月統事其先後有倫其始卒有序條貫  
備具上下洽通於是二百十四年之間漢之所以理亂崇  
替興衰得失之原灼然可攷如指諸掌信乎有功於斯文  
也先人有言學者知讀西漢書其爲辭章必有可觀余以  
是言陰察天下之文士百不失一二焉德祖致道皆有俊  
才究極羣書溢于文辭旣已迫古作者爲徒矣又以其餘  
力繹味漢史紬其詔令成一家言非深知而篤好之疇克  
爾惟漢去三代未遠其號令文章未必皆不合古顧不更  
聖人靡所折衷耳昔楊子雲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  
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今二君亦取西漢詔令纂次成書  
以續虞夏商周五十八篇之後是亦子雲之志也若乃經  
史奧義與所以述作之由則二君論之詳矣此不復云大  
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宜興蔣璿書

林處跋曰處與致道成此書久矣族弟釋慶然曰主上天  
縱睿聖欽明文思所下詔令典雅謹嚴千載以來莫能及  
也將備演綸尤當竭才少望清光學者之於文章必師唐  
虞三代然如西漢訓辭宜在所采以爲潤色之助願請是  
書鏤板以廣其傳庶得此者便於考閱處嘉其志而不得  
辭遂以授之

光曩侍迂齋樓先生誨席一日讀五代史先生笑謂光曰  
歐公作之命徐無黨註之徐六一門人也嗚呼先生之志  
遠矣先生生死文字間茂製滿家少須蒼叢次第流傳惟  
東漢詔令成書已久手所勘訂當在他書先亟求鈔梓俾  
與西漢詔令駢行以續成一代典章嗚呼先生又豈以此

書爲身後名哉紹定戊子中秋日堦范光識

河汾王仲淹續書以存古欲取兩漢制詔接虞夏商周之緒君子議其僭雖然世有華質道有窳隆則一代之號令文章亦與之爲升降若周之委曲繁重固已不如商之明白峻絜而所謂灑噩云者視渾渾之風則已漓矣然謂書之後不復有書是誣天下後世也走幼嗜西漢書每得一詔輒諷味不忍釋噫一何其沈浸醲郁雍容雅裕入人之深也暇日常欲掇其散在志傳者附之本紀攷其歲月以類相從稗爲一編因循未果而吳郡林君德祖之書傳焉走可以無述也然東都二百年間王言帝制雖乏西京渾厚之氣若光武與隗囂公孫述竇融等書則有以見心事之磊落焉敕鄧禹馮異岑彭等書則有以見機神之英晤

焉頭鬚爲白之言平定安輯之訓與夫責劉尚以斬將弔人之義有以見不得已之心焉驚河西感市椽不待識者而占其中興矣明章二帝雖不逮前烈然永平卽位之詔有曰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元和擇吏之詔有曰安靜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小心畏忌忠厚惻怛藹然見於言外而所與東平王酬答者讀之使人流涕也和安以降政出房闈權歸宦孺陋矣而勞來勤恤之意猶時有前人之遺風焉是未可槩以爲華不副實而併棄之也或者又曰帝王之言出於其心而發於其口故言卽其心兩漢以來率付詞臣之手亦何足錄邪嗚呼此又未深攷者爾武帝以淮南王善文辭每爲報書輒召司馬相如視草天水多文學掾光武有所辭答特加意焉未必無儒生學士相

與彌縫於其間也至觀文帝與尉佗書自謂高皇帝側室之子光武以司徒比堯必非代言者之所敢道矣由此觀之漢之制詔非若後世一委之詞臣也竊不自揆做林君前書之體纂次成之目曰東漢詔令非敢傳之他人亦聊以備遺忘與我同志者幸訂正而刊削之毋以河汾譏我嘉定十有五年歲次壬午二月甬東樓昉自序

迂齋先生樓公四明儒碩也其文祖韓柳其學尊濂伊其論議辯博步趨於老泉坡穎間平時游意藝苑採擷會粹動有程式朝華夕秀部居條流如匠石觀於鄧林凡宋楠杙楹方圓修短默計而潛蓄之斧斤一入了無遺材其用力於古史若東漢詔令網羅散軼輯成一書特其刃餘耳然足以彰炎圖之盛治備昭代之華典久未鏤傳日者東粵帥卿程公以無垢先生語孟解摹本寢泐易而新之且亟見遺因還書甚以前說錄其副往公雅敬前修思惠後學必能出帑餘刊善本布之同文之世俾觀者知文章爾雅不獨專美於西都云紹定癸巳中秋日門人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鄭清之謹識

宋朝大詔令集二百四十卷

抄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

直齋書錄解題曰寶謨閣直學士豫

章李大異伯珍刻於建寧云紹定間宋宣獻公家子孫所編纂也而不著其名郡齋讀書志曰宋宣獻公家所編纂嘉定三年李大異刻於建寧則此書出何人手自宋已不可考矣是書哀集北宋詔令始建隆迄宣和分類編次曰帝統曰太皇太后曰皇太后曰皇太妃曰皇后曰妃嬪曰

皇太子曰皇子曰親王曰皇女曰宗室曰宰相曰將帥曰  
軍職曰武臣曰典禮曰政事存者凡十七類每類又各分  
子目高文大冊眉列掌示炳炳烺烺亦可云制誥之淵海  
矣闕卷七十一至九十三又一百六至一百十五一百六  
十七至一百七十七共四十四卷又闕目錄卷一至一百  
十五  
郡齋讀書志曰皇朝大詔令二百四十卷宋宣獻公家所  
編纂也皆中興以前之典故嘉定三年李大異刻于建寧  
直齋書錄解題曰本朝大詔令二百四十卷寶謨閣直學  
士豫章李大異伯珍刻於建寧云紹興間宋宣獻公家子  
孫所編纂也而不著其名始自國初迄於宣政分門別類  
凡目至爲詳悉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二卷

元元統刊本

毘陵周氏九松迂叟

宋范仲淹撰

目錄後有元統甲戌褒賢世家歲寒堂刊

木印

先文正公奏議十七卷韓魏公爲序在昔板行于世雖不  
復存其政府奏議二帙卷中不載茲得舊本惜多漫滅將  
繕寫鈔梓而鄉士錢翼之見焉樂爲之書於是命工刊成  
置于家塾期世傳之元統二年甲戌九月八世孫文英謹  
識

孝肅包公奏議集十卷

明正統刊本

宋包拯撰

張田題辭曰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四十年不自有其聖神  
明智之資善容正人延讜議使其謀行忠入有補於國卒

大任以股肱者惟孝肅包公止爾或曰先朝任諫官御史多矣不三四年獄至侍從近列然類弗遂大用又多不得善名以去獨孝肅之進終無他吝而天下不得異議者何哉曰包公一舉甲科拜八品京官令大邑當是時同中第者雖下流庸人猶數日月以望貴仕公拂衣去養十年亡宦意其心亡他止知孝於親而爲得也已而還朝天子器其才高行潔處之當路公上裨帝闕下瘳民病中塞國蠹一本於大中至正之道極乎是必乎聽而後已其心亦無他止知忠于君而爲得也他人或才不勝任望不厭人方且死黨背公挾憾復怨如鷲得搏若虺肆毒顛墜於惟頓泯滅之地以甘其心此衆所以多不得善名以去公進無他吝而天下不得異議也初公之歸養也至畢親喪方復

任嘗有詩云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卒踐其言而得大位美矣雖然愚謂非會仁宗皇帝至明上聖有不可感之聰公欲必行其道于時難矣乎孔子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坤之六二亦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此公所以逢辰也公薨後三年田守廬州盡得公生平諫草於其嗣子大祝君因取其大者列三十門凡一百七十一篇爲十卷恭題曰孝肅包公奏議集遂納諸家廟庶與其後嗣亡窮也公之事業始卒官閥遷拜有國史與天下公論在此不敢輒書云

孝肅包公名塞宇宙小夫賤隸類能談之第其本昔嘉謨讜論關國家大體者雖搢紳間或未盡聞廬江帥毗陵胡公彥國倅建安章公籍一日相與言曰此邦素多奇士如



包公實間出也惜其後無顯人弗克爲之發揚因搜訪遺  
藁欲傳之爲不朽計有攝助教蘇林進曰林舊藏公奏議  
集十卷亡於兵火今淮差總司屬官徐公修家有是本請  
往求之遂不遠數百里手抄以歸前所謂嘉謨讜論悉粲  
然在目矣帥倅得之喜曰茲可以廣吾志也迺俾祇若是  
正訛謬鏤板郡學且命錄公傳及祠記逸事附於末其好  
賢樂善之誠蓋如此不可以不識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望  
日左修職郎充廬州州學教授括蒼吳祇若書

右孝肅包公奏議十卷紹興間胡帥治廬以公本廬人丘  
墓祠堂在焉命置板郡學艱難悉爲煨燼獨歲時蒸嘗之  
奉得不廢祀典淳熙元年春郡旣肇新學官別作公像迎  
致于東序懼其書之弗傳將敬慕有時而怠乃訪舊本於

學正湯氏家教授書川吳公芸又從幕屬假番陽辛氏所  
藏補亡書七篇是正訛謬及遺脫計二百八十六字遂爲  
繕本鋟版以附新學或公之道未墜於地讀者必慕其爲  
人且以遺君子之鄉知名節取重於世尚友先烈庶幾乎  
遺風之不泯是碻老區區建學刊書之意也夏五月書成  
合肥假守東平趙礪老敬書其後

胡儼重刊序 正統元年

方正跋 同上

張岫後序 成化二十年

元城先生盡言集十三卷 明刊本

宋劉安世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介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

夫所瞻仰然兩人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人以正進其一人以術行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介甫學行使二聖北狩嗚呼悲哉器之在諫垣專攻王氏黨其扶持正道亦云切矣余雖不及參識其人讀其遺藁徒深慨嘆而已紹興丙子八月日左奉議郎充秘閣修撰知溫州軍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張九成序

先公官傳天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問之亦無不知多聞強識自以進士貢則稱博洽元祐戊辰以彭山令丁內艱歸寓畿邑時復制科卽慨然益蒐討舊學期以是舉進居三四年待問之業悉備人未甚知亦不求知於人邑距京不百里獨不一往或勸之曰聞從官往往薦所知未刻章者亦旣許人左右無乃後乎先公笑而答曰患不能爾會有知者久之至都城果如所聞唯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公難其人猶未舉也作書以謁一見稱獎乃錄所撰策論繼見則深愛之遂應詔舉焉明年甲戌改元紹聖時事更新公自鎮帥坐向所言事謫嶺外先公以是不與召試絢侍側每聞言知遇特達之意欲登其門恨不能也大觀戊子先公沒旣踰歲絢扶其喪泝汴趨洛過永城聞公寓傳舍亟往見之與進甚厚以門人之子留飯諄誨良渥因話及初除諫官時入白太夫人曰言責之任稱職實難

依世吐茹則忝先人直道不同將蹈禍患詒慈親憂方今  
孝治某無兼侍以親辭必得請辭之如何太夫人愀然曰  
是職也汝父平生修蘊欲爲而不得者今朝廷命汝汝父  
之意伸矣第爲之萬一斤吾誓偕行慎無以吾撓汝素志  
某再拜受教辭不獲命乃不固辭既就職則遇事極言無  
所顧避以報異知及後被譴卽白曰高年適炎荒非便請  
留婦及孫以養某當攜它子之貶所太夫人曰吾向許汝  
偕行臨事食言吾弗爲也且吾留則憂思益甚不如前邁  
死生命也避可得乎家人猶疑強勉慰其子爾從容微伺  
之恬恬不異平日遇患難幾三年一夕無疾而終卒無悼  
怛之色嗚呼世徒知公正色立朝論議風節冰霜凜然蓋  
其母太夫人之賢如此雖傳記所載賢母烈婦又何以加

諸絢以行速不果再造起立願聞治心行已之要公命之  
坐乃告之曰某少學溫公旣擢第筮仕行有日卽往別且  
丐一言終身行之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其後用  
之不可旣某曰行之何先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始絢服膺  
欽誦奉以周旋初猶勉強久乃安之凡所云爲無一不出  
於誠者絢心識之願學焉病未能也建炎丁未今上卽祚  
睢陽絢時守壽春復召爲給事中過同寮直舍傳公諫草  
盡言集者就觀之首見耆德魁雋世所共賢者舉錯非是  
公必言之不少假或者甚之絢應之曰治已如公則可苟  
爲不然必有躡其後而攻之者欲傳之未暇甲寅絢自會  
稽得請外祠來寓崑山公季子至叔以尚書郎職事繼至  
絢借盡言集則已爲人所先矣獨得公所爲文元城集二

十卷且傳且讀躬自是正反復推驗以求公之志趣而則  
倣焉今至叔除守海陵復來待次絢始求是集傳錄親校  
讀玩再三備見所上章疏諷諭論列動繫國體諏訪審訂  
咸有根據嚴而恕簡而不苛氣平守固辭直事核皇皇乎  
仁義之說也大旨務在人主慎微師古總攬綱柄輔臣協  
恭弼直杜絕阿私凡百有位持身顧禮義莅官循法度如  
是而後已則是書乃言官之模楷輔弼之龜鑑卿士大夫  
之藥石絢觀其書則思其人思其人則誦其言因憶疇昔  
致誠不妄之語無少不合故輒題其集後并記親聞之說  
以見一話一言未嘗不根於誠也噫先公出公之門十六  
年而後絢識其面又二十年而後見其集又十年而後得  
其全書家藏而時觀之景仰之心蓋四十四年矣非特如  
是搢紳好事者多傳其書以爲師法方將盛行於世爲時  
利澤施諸千載而未艾也絢雖老矣猶庶幾及見之紹興  
六年丙辰季冬望日資政殿大學士在中大夫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河南王絢題

元城先生南遷往還皆道曲江比得其手帖十餘紙於州  
人鄧氏迺刻石清淑堂上適先生曾孫孝騫自連山來訪  
出其家藏盡言集十三卷因命工鏤版置之郡齋淳熙五  
年戊戌閏月初吉假守括蒼梁安世謹書

國朝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

宋淳祐刊本

**宋**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漳川府夔州利州路安  
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成都府路  
兵馬都鈐轄祥符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臣趙汝愚編

是書除此本外有明會通館活字本謬誤不可枚舉如卷四十六謝泌論宰相樞密接見賓客疏卷六十一傅堯俞再論朱穎士李允恭疏此本俱存上半篇卷一百廿四蘇轍乞募保甲優等人刺爲禁軍疏存首二行呂陶論保甲二弊疏存下半篇卷一百三十三范仲淹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者三大可防者三疏存首三頁活字本俱刪去猶可曰以其殘闕而去之最可異者如卷廿六司馬光論任人賞罰要在至公名體禮數當自抑損疏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妬者何也衆人下此本闕兩頁活字本於衆人下竟直接傅堯俞上慈聖皇后乞還政疏誠贊翊援皇帝於藩邸以繼大統卷一百廿四范純仁乞揀閱保甲疏乞並給盤纏赴闕委殿前下此本闕兩頁活字本於殿前下竟直接

王巖叟乞免第四等第五等保丁冬教及罷畿內保甲第二疏釋然放之也不思字句之不貫不顧文義之隔絕藉非宋本尚存奚從訂正其誤板心內間有注大德至大刊補者蓋宋刊元印之本闕卷一卷一百九卷一百四十四至一百五十共九卷抄補

福國忠定趙公以宗臣帥長樂政成多暇輯我朝之羣公先正忠言嘉謀粹爲一編彙分臚別冠君道跼邊防而以總論脉絡之凡天人之感通邪正之區別內外之修攘刑賞之懲勸利害之罷行官民兵財之機括禮樂刑政之綱目靡所不載至蜀書成上之乙覽藪莖律呂之相宣奎璧光芒之胥映蓋與臯益伊傅之所陳者閱宇宙同關鍵於以見羣賢之納約自牖知無不言列聖之大度無我從諫

如流者也猗歟休哉忠定尚友古人胸中有全奏議美在其中發於其外砥天棟國雲八荒霖四海其相業之赫實本諸此聞孫必愿繇常伯接踵是邦祇承先志思永其傳屬泮宮以繡諸梓久而未就繡衣使者史季溫念其先世同纂輯之勤克相其事郡文學朱貔孫遂鳩攻木之工而墨之使前賢憂愛之盛心炳炳如丹抑亦學爲忠定者也希澣來此鏡板始畢得遂披閱竊有志焉淳祐庚戌九月既望諸王孫希澣拜手敬書

古之人臣所以告其君者不可得而詳矣考之於書畢陶之矢厥謨伊尹之作伊訓傅說之作說命周公之作無逸大抵皆後之諫疏也至於君奭之篇所以告召公者既歷舉商之諸臣而又曰有若號叔閔天有若散宜生大顛有

若南宮括併及乎周之賢臣而申言之蓋古聖賢之相告相勉者無非以前聞人爲法雖五臣之謀謨不可見以周公之言推之則遺風餘烈尚可想也漢興將相名臣議論務在寬厚意其當時蘭臺石室之所藏金匱玉版之所載一時名臣奏陳未必不萃此書降武宣以後博士議郎備中朝顧問應對者未聞舉一言以告其主宣乎武宣之治不能守高文之舊若魏相條漢興以來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雖曰得國家之大體然考其時濫趙蓋韓楊之誅開金張許史之漸宣帝雖以中興之君而爲基禍之主烏在其爲條陳故事也惟我國朝淳化懿綱遠接三代小臣不佞竊窺累朝國論則淳厚見於立國之初中正作於慶歷之際矯激起於熙寧之後方其淳厚也如

大羹元酒淡乎其味朱弦疏越純如其音及其中正也則朝陽鳴鳳而見者歌無法筵龍象而聞者作興至其矯激也則大冬嚴霜而松栢不彫驚湍駭浪而巨石不轉卽諸臣之言以考一代之治雖醫者用藥各有不同而參苓烏喙皆足以收藥石之效故當時公道大行盡言無隱忠言極諫皆萃於朝流芳簡冊足以垂萬世之宏規逮夫紹聖以後議論一反一覆鉗天下以一人之口揜天下以一人之目而祖宗良法美意無復一存夫以先朝名公鉅卿章疏聯篇累牘未易管窺然要其大綱則畏天命也法祖宗也恤人言也而或者乃以三不足之說反之遂使小人祖述其說以禍天下始作俑者未嘗不痛恨於荆舒也明鑒之垂前車之戒凡有志於國家者其可捨是而他求哉先

正丞相忠定福王趙公曩嘗編類國朝名臣奏議開端于閩郡奏書于錦城亦已上徹乙覽淳熙至今踰六十年矣蜀舊鍍木已燬于兵公之孫尚書閣學必愿繩武出填嘗命工刊刻而未就適季溫以臬事攝郡捐金命郡文學掾朱君翬孫繼成之念昔先大父薌室容受忠定之知嘗同蜀之名流預討論之列今旣遂尚書之志亦可發揚先祖舊事自茲家藏此書舉以告君推以治國以復我宋純懿之治猶有望焉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尚二家臣子拳拳繼世之忠云淳祐庚戌立秋日朝請大夫權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提舉弓手寨兵借紫眉山史季溫百拜謹跋

趙汝愚乞進皇朝名臣奏議劄子曰臣嘗讀漢魏相傳見

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  
行故事而已臣竊惟自古以來凡有國家者莫不自有一  
代規模制度其事切於時而易行不必遠尋異世之法故  
相爲丞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故事及賢臣賈誼晁  
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此最明於治體之要者也  
臣學術淺陋不足仰晞古人萬一然嘗備數三館獲觀秘  
府四庫所藏及累朝史氏所載忠臣良士便宜章奏論議  
明切無愧漢儒臣私竊忻慕收拾編綴歷時寢久篋中所  
藏殆千餘卷而臣識性遲鈍不能強記每究尋一事首尾  
則患雜出於諸家文字紛亂疲於檢閱自昨蒙恩假守閩  
郡輒因政事之暇與數僚友因事爲日以類分次而去其  
複重與不合者猶餘數百卷釐爲百餘門始自建隆迄于

靖康推尋歲月粗見本末上可以知時政之得失言路之  
通塞下可以備有司之故實史氏之闕遺然雖廣記備言  
務存聖代之典若匪芟煩舉要恐勞乙夜之觀臣欲更於  
其間擇其至精至要尤切於治道者每繕寫成十卷卽作  
一次投進伏望時於間燕深賜攷詳庶因藥石之規能致  
涓塵之益然則臣身雖在嶺海猶如日侍冕旒之側也幸  
甚幸甚如蒙聖慈允臣所奏伏乞送尚書省劄付臣照會  
施行取進止淳熙十三年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又序曰臣竊維國家治亂之原係乎言路通塞而已蓋言  
路旣通則人之邪正事之利害皆得以其實上聞人君以  
之用捨廢置罔有不當故其國無不治言路不通則人之  
邪正事之利害皆壅於上聞雖或聞之亦莫得其實人君



以之用捨廢置不得其當故其國無不亂臣嘗以是歷觀  
前古上自周秦下及五季相望數千載間或治或亂俱同  
一轍然則天地之至理古今之常道無易於是矣恭惟我  
宋藝祖開基累聖嗣業深仁厚澤相傳一道若夫崇建三  
館增置諫員許給舍以封還責侍從以獻納復唐轉對之  
制設漢方正之科凡以開廣聰明容受讜直海涵天覆日  
新月益得人之盛高掩前古逮至王安石爲相務行新法  
違衆自用而患人之莫已從也於是指老成爲流俗謂公  
論爲浮言屏棄忠良一時殆盡自是而後諂諛之風盛而  
朋黨之禍起矣臣伏觀建隆以來諸臣章奏攷尋歲月蓋  
最盛於慶歷元祐之際而莫弊於熙寧紹聖之時方其盛  
也朝廷庶事微有過差則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郡縣小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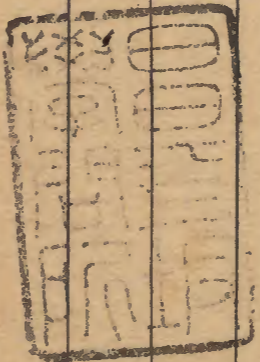
皆得盡言極諫無所諱忌其論議不已則至於舉國之士  
咸出死力而爭之當是時也豈無不利於言者謂其強聒  
取名植黨干利期以搖動上心然而聖君賢相卒善遇而  
優容之故其治効卓然士以增氣及其弊也朝廷有大黜  
陟大政令至無一人敢議論者縱或有之其言委曲畏避  
終無以感悟人主之意而獻諛者遂以爲內外安靜若無  
一事可言者矣殊不知禍亂之機發於所伏今尚忍言哉  
臣仰惟陛下天資睿明聖學淵懿顧非羣臣所能仰望而  
若稽古訓虛受直言二紀于茲積勤不倦嘗命館閣儒臣  
編類國朝文鑑奏疏百五十六篇猶病其太略茲下 臣  
既愚且陋復許之盡獻其書萬機餘閒幸賜紬繹推觀慶  
歷元詒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見効如此熙寧紹聖諸臣

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如彼然則國家之治亂言路之  
通塞蓋可以鑒矣臣不任惓惓之誠龍圖閣直學士朝散  
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  
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成都府路兵馬都鈐轄祥符縣開  
國伯食邑九百戶臣趙汝愚謹上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

明永樂刊本

明黃淮楊士奇編



天保三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二終

